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生者人之所欲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死下生者物之所欲

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耳天之道其猶張弓人事近而遠而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

而淖仰之豈觀其理迷徒莫曉也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為之喻高者抑之下者舉

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用弓之道高者惡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

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為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之欲益而不貧富既損而不富不富不富中於

為國之政也大高怨於邇空抑之令不空也抑下德之澤也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夫之道

損有餘補不足擇天道以合喻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

有餘言人為行與天道及未能強益弱而乃減實增富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

有道者誰能法天道以為行損益益誰唯有道之居當能如此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為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示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

除尚賢之德不作中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也天下柔弱莫過於

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觀之於一切德之於萬有柔

弱之至者水之為軍也也銷之金石破之丘陵無能過水之軍勝

也破堅強法水既為勝故不可易之理國者若能以謙為德以道

為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雄而道實為先故無易於道也循

身者能守雌柔之至道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靈弱之至理妙

純是非之交爭惟道此結故柔勝強弱勝剛上元天下莫

為勝無以代之也

能知莫能行

多好剛強火存柔弱不能謙退寬宏物先

是以聖人言受國

之祐是謂社稷生受國不祥是天下王正言若

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苞括也主之境則事每無不細含非過惡受國之祐也罪已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為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結穢也祥善也循身者雖復履之於穢淨穢為惡經之於善惡善同於穢淨之元帝達万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為法王也俗以垢淨善惡咸以為有以道觀之生惡是空故云反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故此九則則怨讎斯作

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不可息思怨思息怨和之令去達以順平之使及惡而為善然口善而心不善而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為善欲得為善未若元不為怨元不為怨何須和順亦無忤達之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為善始可名為至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居報於天臣執於右為信合之者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罪故言不責於人

故有德

司契無德司撤

司主也契合也撤離也有德之所主上合無為之道混然宣一下為萬物所歸信

之有契若其無德不能行善非唯不契於道抑亦眾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亦真故云司撤也

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平等無有親疎惡人遠道致有疎名善者近有故生親稱至理為語不疎

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故云與善人也然善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德自然聚也

小國

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聖人復國用無為之道所有軍器器械或火或戈多若什伯若干皆

悉不用小國猶亦況大國乎也

使人重死而不遠徙

政有事物乃雖生化屬無為之皆重死

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
安居無復流亡遷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夫

用舟陸行用輿無為之代山無跌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兵

計送武以靜亂上既待道下乃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古

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
善報未作結繩為政文字既興澆薄滋甚
人設聖教義在無為欲使及曉還淳去華歸實

安其居樂其俗
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為美人心既過
飲蔬披褐足可為甘今陶聖化過大鈞

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
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任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

自絕弱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人至老死

不相往來
兩國為隣望之在目雞鳴狗吠聽之耳聞從始至
終以及老不相往來之人皆自是家々俱有

故曰之相忘道術無相
忘於江湖其斯之謂者也
信言不美言不信言以實
心非開

忘任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
不美言失真華語宣信故云美
言不言也善者不辯

者不善
大辨者納無妨詞費善者不辯也
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知者不

博博者不知
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誠實博
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

既以為之已逾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日月流輝照臨萬物
物得以見轉益光

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潤澤
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頭不竭亦猶聖人則施不盡也
天之道利而

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施生利也常善報也事由心
起為回事生聖人無心自然事事

既無事為
亦無為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至道玄綿真際不動道常無
為也應物斯動化被萬方隨

